周行巳 恭叔　侯仲良 師聖　邢恕 和叔

二十三卷

呂希哲 原明　李朴 先之　馮理 聖先

暢大隱 潛道　祁寬 居之　楊廸 遵道

鮑若雨 汝霖　郭忠孝　孟厚 敦夫

晁說之 以道　鄒浩 志完附子柄德久　周孚先 伯忱附弟恭先伯温

唐棣 彥思　王蘋 信伯

二十四卷

羅從彥 仲素　李侗 愿中

諸儒述槩天集目錄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一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正山陰同寅徐良輔校

孔孟而後周程以前道喪學絕久矣漢唐間惟董仲舒王通韓愈學幾于醇故獨表之而荀卿楊雄輩不無可議故不列焉

仲舒董先生

先生姓董氏諱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發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弟子以次相授業

三年不窺園外人或莫見其面武帝即位舉賢良方正之士上親問以古今治道仲舒對以天人三策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事易王王乃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粤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粤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彼見問之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

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蹇此言之則粤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

世用事位至公侯仲舒以弘為從諫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而獲罪以病免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家終不問家產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所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隆儒及仲舒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令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一明經術其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蕃露清明行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傳于世

以下述策論之緊

(一)策天命性情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治

而立有効者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既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天任德不任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生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辟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二策力本任賢對曰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

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顧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以為農先夙寢晨興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不素養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守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賢者有罰夫如是則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三策三王之道對曰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所以補其弊者而已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所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今漢繼大亂之後宜若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民知所從矣由是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乞種麥限田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粟麥毋令後時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

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殿火仲舒對曰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至於陛下時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若語陛下以為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賤屬在諸侯遠而不正最甚者恐而誅之如吾燎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

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
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
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其後淮南王與膠西王等
皆數犯法事覺而伏辜上思仲舒言使仲舒弟子呂
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
還奏事上皆是之

○精華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
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
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
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

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
以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
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强禦也故變天地之
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
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
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矣

○離合根曰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
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
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法
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

任群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

○元神曰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聚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一其心一其陽衆其賢而一其心一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一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聞彼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聞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義利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夫人有義者雖貧自樂也而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粟與錯金以示嬰兒必

取棄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而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無怪乎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大明其義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昭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行以示民民樂而歌之化之以為俗故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

以下述品隲之槩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

儒者氣象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曰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此等說話皆好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真氏曰仲舒彊勉學問四句及引曾子尊所聞行所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豈諸

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于世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媿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異端之術吁可歎哉

贊

自七雄爭長以來號為儒者皆浸淫於刑名法律縱橫捭闔而人心已蠹至以孔子為老聃之弟子而墨翟且與孔子並駕故其所傳習而行于世者悉入於

邪而罔知反正仲舒生當其時所稟醇正窺見本原以春秋為準味天人三策懇懇乎仁義禮樂為言庠序學校為設令其君以王者為法而使學者一宗孔子自是而後武帝表章六經而罷申韓蘇張之術吾道如日蝕而復明其功豈渺小哉即其兩正驕主再斥公孫弘固已不負於所學矣至於災異縱閉之談雖或有所短而因以幾禍然淮南謀反更起武帝之思則亦未可深黜之也彼荀卿楊雄其醇疵蓋有間矣

仲淹王先生

先生姓王氏名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父諱隆傳
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
詔雲龍門帝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
神武得之於天然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
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
教朕隆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
達也出為昌樂令遷猗氏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
年通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祖安康獻公公
曰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
也是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九年江東平隆
嘆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
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
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
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之嘆蓋憂皇綱不振
生人勞於聚斂也則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
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薨燕居歌伐
木而召通通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隆曰
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
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
勉旃翔而後集通于是有四方之志蓋學書于東海

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變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事異時變兮志願乖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再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于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上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續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

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往来受業者不可勝數至隋之季通之教興于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纘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周易得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有中說藏于其家至唐武德四年先夫人以書授于其弟遂傳焉其子二長曰福郊次曰福疇

以下述經書之槩

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魯毛衛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之又不可廢也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于漢何也子曰六國之敝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

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敵我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回者易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

子讀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襍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曰此之謂不器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著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

才之道誰能過乎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名正其述譎其乘秦之獎不得已而稱之乎政者之不如昔也

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古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制誥詔冊則幾乎典誥矣

帝者之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用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天不為人悉容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洪範曰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也今汝三德無據而心未樹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

叔恬再拜而出

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其周之衰乎幽烏乎樂其

勤而不怨乎

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貢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子曰君臣相據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于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請問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謂收曰時可知矣

○李伯藥與子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與收曰吾聞夫子論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俗君子賦之以見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夫子不荅有由矣

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于王道是

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
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
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
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
乎子曰然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在上矣天下
之亂聖人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
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矣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
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
如之何也已
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
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
不違禮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
周齊之際王公大人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
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于家獻公志也
○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
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
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乎

以下述應酬之槩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

易樂者必多憂輕施者必好奪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為詐我則好朴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

大風安不忘危其覇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璦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令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劒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

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于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

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無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

鄭和諸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人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

賈瓊問息謗子曰無辯問止怨曰無爭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行乎子曰烏乎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冥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

去媒讒佞遠矣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薛敬軒特書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寡怨良以是夫

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問道曰五常之一也

子問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閒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人善子曰多賢不亦樂乎

魏徵問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辯者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

以下述出仕之槩

子謁見隋祖而陳十二策編成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耳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楊素使人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足以自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舉矣

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薛文清曰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之心為心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曰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道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

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

楊素曰天子求善儒邊者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通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薛收問政于仲長子光曰舉一綱萬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牧告子子曰子光得之矣

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正姦之府也裴睎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以下述品隲之緊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賢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所問退語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所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朱子曰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

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已之憂疑故能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惟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已之憂疑

伊川曰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文中子續經始于漢自漢以来制誥又何足記續詩備六代六代之詩又何足采

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此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得道不行急急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又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

荀卿之學雜于申商子雲之學本于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託空文以自見耳非若仲淹之學頗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所在終不免文士之習富貴之求而其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切而有條理也

贊

晉室清談五胡雲擾老莊之說熾孔子之道熄申韓

之法行伊周之道替中流無柱淪胥澌滅矣未必伊周孔子再起於世苟得近似者余猶取焉若王仲淹者非耶罪之者曰不自量其身之不能為伊周又不自量其身之不能為孔子太平十二策幾于屈矣僭經擬論語幾于誕矣取唐初輔相以為師弟問荅則又介在有無疑似之間矣余獨惜之而不敢盡斥也今其書既亡不可空議而讀中說一書名言格論層見疊出漢唐罕有儷者伊周不能方也然一不用則奉身而退雖徵召再三終不投足且曰吾讀書談道足以自樂志可想矣孔子不能並也然論語六經竊其影響儘發前賢之所未發第其直書詔誥詩詞與夫是非褒貶自成一家言使漢魏而下不為缺典則可又何必比擬為也意者非仲淹所作或出於其徒賈瓊董常其子福郊福疇之所附會者與噫學以至於聖人之道而已窮欲法孔子達欲為伊周視彼夷其教而老莊其說者不啻薰蕕疏稗之不相入程子以為隱君子而朱子以為過於荀楊韓愈亶其然矣此七百餘年余獨取仲舒仲淹二人也

退之韓先生

先生姓韓氏諱愈字退之自稱昌黎人父仲卿於大

曆三年生先生三歲而孤兄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嶺表先生隨會之任會卒携家北歸葬會河陽嫂鄭氏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貞元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先生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為府推官試協律郎至冬使先生朝正於京歸時操行堅正發言真率無所忌諱十八年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德宗怒貶陽山令遺愛在民民生多子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先生過華陰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先生坐是復為博士先生才既高官數黜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先生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後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

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先生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先生在江陵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先生為文章字命鍔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先生為行軍司馬先生請說韓弘使協力及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具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牴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至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先生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先生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

是潮無鱷魚患皇甫鎛素忌先生直即言愈終狂踈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凡七百餘人因與為約禁其為隸隨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者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擯之不得共食先生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秦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先生宣撫既行衆皆尼之元禎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宜無必入先生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先生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相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卒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先生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逆與順利害不必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先生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

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先生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變疾使使去因泣謂先生曰今欲廷湊何為先生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乃久圍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先生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先生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其出入或問先生先生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先生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先生先生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先生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先生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年五十七卒於靖安里第屬纊時語曰愈伯兄德行高曉病用藥石必視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愈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且獲終于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遺命喪葬無不如禮習俗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拘陰陽以為

吉凶慎無汙我朝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先生官顯稍稍謝饋遺凡內外親友無後者為嫁孤女而恤其家居嫂鄭氏喪為朞服甚哀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源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作者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從先生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于時而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雖效先生不及先生甚遠矣

以下述論著之槩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凡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於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

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其必滅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灾其始而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曰然則性之上下其終不可移耶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

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已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人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人者輕以約乎令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矣是之謂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能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息與忌之謂也忌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

若是強者必說于言儒者必說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對禹問或問堯舜傳諸賢禹傳之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堯舜也與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欽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患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人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

不貳過論　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言過動蓋亦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擬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謂之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顏子之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謂不能無生於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惟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志仰鑽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嘆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行發于身加于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

與衛中行書畧　凡禍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

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
與福存乎天聲名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
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
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一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計天
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之理亂而已天下
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
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
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
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爲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
于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
耳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爲而已四海雖無
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
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
者爲之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
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
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
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

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者則群聚而咲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已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反不能及其亦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五箴序人患不知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故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行箴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

曷瘳而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
斯得汝則弗思
與孟簡書有人傳愈近狀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
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
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来往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
及来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
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
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

不愧人内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類至何有
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
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
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
亦有說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
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
少得尚皆殘缺學者無所尋遂至于今泯泯也其禍
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

虛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伯而已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儒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如一髮引千鈞於是時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

折自毀其道以從于邪也

送王塤序畧

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復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學者必慎其所趨苟從事於楊墨老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

始

以下述表狀之槩

論佛骨表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皇帝在位百年年百十一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佛事而致然也漢明帝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怪焉陛下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

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直以年豐人樂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傚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故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論行賞表

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約有能擒捕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

人蓋不足計根絶踪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
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
賞錢尚未賜給群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
之日市中觀者數萬人以至日暮小人重財輕義不
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
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
已誅斬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
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今
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
夷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
利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昔秦孝公徙木立信一
人徙之輒與五十金國富兵強無敵天下周成王剪
桐為珪史佚因請擇日遂封叔虞于晉漢高祖出黃
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數
年之間卒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
言而能大有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
也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瀆欲陛下之信行于天
下耳

論停選狀　畧

今年舉選權停道路相傳皆以歲旱今
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

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士人失業臣聞古人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夫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聖明在上而群臣之賢不及于古又不能盡心于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臣骨鯁之士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

復仇狀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韓愈議曰子復父仇見于春秋見于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生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吏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

而義者令弗仇仇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父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或為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于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者事發具申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以下述品騭之弊

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及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滲漫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及刓以樸剋偽以真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

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漢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百餘年愈排二家乃去孟軻千餘年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百年後辨得如此分明也

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便亂道原道一篇極好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耳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

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韓文不見泛觀晚年所見尤高禮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夫子恐人人入于禽獸故春秋之法謹嚴韓愈說春秋謹嚴深得其旨其曰易奇而正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退之言漢儒修補百孔千瘡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事出來此文王至德處

伯夷頌甚好然只說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得伯夷心也

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以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來便有滅宗之道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使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則可以無此患矣

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人性豈獨三品須有千百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一氣字

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之言雖不精然大綱却是

象山曰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逮

真氏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糠粃天倫為贅癃韓子憂之于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力也

贊

漢唐來余獨取於董仲舒王仲淹韓退之三人餘無取焉為其近於道也仲舒時佛老未興獨宗孔氏令學者有所統壹其功大矣雖溺於災異其失尚少仲

淹窮則歎為孔子達則歎方伊周非六經語孟不道
志誠正而大也即假託附會亦微瑕耳而又何責備
之有退之之始不過以文弊勝以功名起然沉酣既
久問學日深漸窺仁義之理痛排佛老之害似亦為
吾儒之中流砥柱者第文章近於譏戲叙事拙於取
捨為當代所非議耳嗚呼漢晉齊梁以来佛老盛行
儒道灰燼久矣先生原道等書切切乎以此為慮不
曰今之言者雜佛老則曰道德日負其初心雖其心
源未能灼見其真而聖人大用亦已窺其五六一則
以為荀與楊大醇而小疵一則以為荀與楊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夫不精不詳可謂大疵矣而曰小
疵至其所謂大醇者竟不知其何指荀之申韓楊之
黃老荀以桀紂為性楊以美新而亡大醇安在也世
有真儒者出自不當置之頰舌先生是非介於可否
之間中無定見而獨其遡道統之傳則若是鑿鑿而
不易此其所以可取也彼大顛之相與蓋亦抑鬱無
聊耳非從佛也學者當自諒之薛德温曰韓氏氣質
明敏剛正樂易寛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絶道喪之
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在宋時則其所立當
不止是矣噫德温斯言蓋退之之平準歟